

柴可夫斯基 有种情谊叫不必相见

柴可夫斯基,伟大的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他的优秀作品与其一生的情感经历密不可分,梅克夫人就是影响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女性之一。她在听了一曲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后,便资助了他,两人由此结下了一段旷世奇缘。

自然而合理的“交易”

1876年冬,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庄园。客厅里,著名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忘我地弹奏着,宁静的气息,玄妙的幻想,自黑白琴键上轻舞飞扬。须臾,音乐停了,梅克夫人从隔壁房间里冲出来,她眼睛里闪着光彩,焦急地问:“这是谁写的?”

曲子名为《暴风雨》,是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鲁宾斯坦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梅克夫人能资助这位极赋天资却处于贫困中的作曲家。彼时,音乐只是贵族们的娱乐,音乐家们并不能因此安身立命,梅克夫人富有又受过良好音乐教养,曾帮过不少音乐家。

《暴风雨》令梅克夫人心潮澎湃,一个心如止水的人,突然“感到活转过来”。连续几天,她都“像在昏迷中,几乎不能自拔”。她是一位铁路富商的遗孀,丈夫早逝,孤独的她深居简出,在音乐中寻找慰藉,鲁宾斯坦是家里唯一的常客。

为了不伤害作曲家的自尊,以收藏乐曲为名,她通过鲁宾斯坦请柴可夫斯基编一首曲子。曲子很快编好,梅克夫人写信向柴可夫斯基致谢,称他的作品使她“陷入狂喜”,使她的生活

“愉快且舒适”,随信附上的,是慷慨的报酬。柴可夫斯基深受感动,他在复信中说:“一个被失望和失败笼罩着的音乐家,知道您如此忠诚和热烈地爱好着音乐,这真是一种安慰。”

通信开始,友谊建立,两人之间的“交易”也进行得自然而合理。随着交往加深,在信中,除了讨论音乐,他们还介绍各自的经历、家庭,两个同样敏感害羞的人,出人意料地真诚而坦率。

对她“仅限于通信”的提议,他完全赞同。从小,他就是个脆弱的“玻璃人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令他惊恐不安,他同样担心面对面了解后,“我本人和我的音乐之间并不像您所想象的那么和谐一致”,他害怕她会失望。

她是那样智慧、仁爱,每次写信,都会附上一笔钱,让他“从许多债主的恶爪中解放出来”,专心投入到创作中。他也回报以真诚,绝不肯为了她的钱而在艺术上粗制滥造,鱼目混珠。

频繁的通信交往中,彼此的精神越来越靠近,他可爱的相片使她的心光亮又温暖,她称他为“唯一能够给我这样深刻,这样巨大幸福的人”,而他则说:“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对我这样亲切,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应和我每一个想法和每一次心的搏动。”

每一个音符都要献给你

然而,柴可夫斯基自己都料不到的是,一向对结婚“不寒而栗”的他,37岁时,竟然走进了婚姻——一位崇拜他的女学生发起爱情攻势,甚至以生命要挟,他答应了。只是,他坦率地说,

他并不爱她,只能给她“平静的、兄长式的爱”。

谁料,他马上就为这个错误的决定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妻子庸俗不堪,从不关心他的艺术,对他的作品“连一个音符都不懂”。意识到“未来的生活仅仅是一种枯涩的生存”,他感到了可怖的绝望。

结婚仅仅一个月,他已变得憔悴苍白,精神到了崩溃边缘,有一天甚至跳进冰冷的河里,企图得病致死。自杀失败后,他决定提出离婚,委托朋友帮他处理。

离婚需要钱,他想到了梅克夫人,她是唯一一个让他提到钱而不会难为情的人。知道他的磨难后,她立刻寄去一笔钱,并写信安慰他:“你要知道,你给了我多么愉快的时光,我对此是多么的感激。因此,这倒不是我来帮助你,而是帮助我自己。”任何时候,他的自尊,她都小心呵护着。

她帮他在瑞士安顿下来,窗外,终年积雪,宁和清静,他的精神状态逐渐恢复。对这场劫难,他对她充满感激:“从今以后,我写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要献给你,除了用我的音乐向你服务之外,别无他路。”

他开始沉醉在《第四交响曲》的创作中,并在信中告诉她:“它是属于你的,你一听到就会知道我是如何经常地想着你。”他把乐曲题献给她,并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曲子完成后,她帮他花钱出版,在莫斯科首演时,她冒雨去听音乐会,一个人坐在包厢里,波澜起伏的乐曲在心头激起无尽情思。她激动地告诉他:“这部交响曲将永远是我生涯的光彩。”

《第四交响曲》的演奏引起狂热追捧,从此,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进入成熟期。

命运最后的安排

在梅克夫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柴可夫斯基连续创作出几首优秀的作品,得知他非常想念俄罗斯时,她适时发出邀请。在她那个空着的庄园里,他享受着她安排好的一切,花园、森林、夜莺,大自然的

熏陶,还有仆人无微不至的照料,两个星期里,他留下三首小提琴曲与钢琴曲,这组作品被命名为《怀恋可爱的地方》。

1879年,柴可夫斯基辞去教职,他要全身心献给音乐。梅克夫人邀请他到她的别墅消夏。尽管近在咫尺,他们仍约定互不见面,只靠书信互通款曲。

虽然刻意回避,命运还是安排了相遇。他在林间散步时,她的马车驶来,擦肩而过时,他清楚地看到,她深蓝色的眼睛温柔深邃。那一瞬,他们认出彼此,惊惶失措匆匆致意。第二天,他写信致歉,她却无比欢悦:“你是我所爱的,能碰到你,使我感到这一切都不是神话,而是现实,这真是我最大的快乐。”

随着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歌剧、圆舞曲大获成功,他终于成为誉满全球的著名音乐家,社交和巡演邀约不断。尽管疲惫不堪,但他已身不由己,与梅克夫人的通信逐渐减少。直到有一天,他收到她的绝交信。信中说,她面临破产,不得不停止对他的资助,最后一句话颇为伤感:“希望你有时还能想起我。”

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他,他立刻回信表示,“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你,将来也永远不会忘记你”。然而,没有任何回音了。他并不知道,除了经济问题,她的肺结核越来越严重,听力也正在消失,而这封信,也是在儿女逼迫下写的。

他已经不需要她的资助,可是没有她的关注,他痛苦而绝望。矛盾和苦闷之下,他开始创作《第六交响曲》,他心潮翻涌,思绪万千,把“整个心灵都放进这部交响曲”,他用音乐总结人生,也向失去的情谊告别。交付出版前,这部曲子被命名为《悲怆交响曲》。这是他最后的作品。之后不久,饭店的一杯生水让他感染霍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复呼唤着“娜杰日达……”,那是梅克夫人的名字。而她同样被忧郁淹没,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两个月后,她追随他而去,只留下千余封书信,见证着这段爱的传奇。

据《百家讲坛》 潘彩霞/文

美国枪支情结探秘

美国得克萨斯州一所小学今年5月24日发生枪击案,造成21人死亡。美国社会枪支泛滥,枪击案频发,其枪支管控却步履艰难。除了法律层面及利益团队游说等原因,还有一定的历史因素。

美国社会具有独特的枪支文化。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为了对付野兽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印第安人的袭击,美国人就形成了人人携带武器的习惯。在独立战争期间,由于人人持枪,使华盛顿能依靠自行武装起来的平民打败英军,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这也进一步培养了人们强烈的持枪意识。美国成立后,民众普遍对政府不信任的保守理念和防止出现中央集权导致暴政的想法,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持枪意识,并推动国会把持枪权写入“权利法案”。

内战时期,为了确保北方有足够的兵源与武器装备同强大的南方作战,林肯政府大力鼓励武器生产

和积极武装北方民众,进一步造就了枪支文化。这些历史以及美国人不断向西开拓的边疆史,加上小说和好莱坞西部牛仔片的渲染,使枪支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直延续至今。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枪支犯罪率上升,黑帮火拼事件时有发生,联邦枪支立法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34年,美国出台了《全国武器法》,通过增加枪支交易的税收成本来达到限枪的目的。该法还强制规定,通过向司法部登记,公开从生产商到买家的枪支生产和销售网络。

1960年,肯尼迪总统、黑人民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和联邦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遭暗杀。1968年,国会通过《枪支控制法》。此后,因为惨案频发,控枪派多次推动更严格的控枪立法,却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成功。

张业亮/文